

禪真逸史



禪真逸史

上冊

清溪道人編



第一輯

第二十九種

據原刊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禪真逸史凡例 八條

一是書雖逸史而大異小說稗編事有據言有倫主持風教範圍人心兩朝隆替興亡昭如指掌而一代輿圖土宇燦若列媚乃史氏之董狐允詞家之班馬

一書稱通俗演義非故諧諢以傷雅道理奧則難解辭葩則不真欲期警世奚取艱深舊本意晦詞古不入里耳茲演爲四十回回分八卷卷臚八卦刊落陳詮獨標新異

一史中聖主賢臣庸君媚子義夫節婦惡棍淫娼清廉婬直貪鄙奸邪蓋世英雄麼小醜直機將略詐力陰謀釋道儒風幽期密約以至世運轉移人情翻覆天文地理之徵符牛鬼蛇神之變幻靡不畢具而描寫精工形容婉切處處咸伏勸懲在在都寓因果實堪砭世非止解頤

一史中吟詠謳歌笑譚科渾頗頗嘲盡人情摹窮世態雖千頭百緒出色爭奇而針線密縫血脈流貫首尾呼吸聯絡尖巧無纖毫遺漏洵爲先朝名筆非輓世效顰可到縷析條分總成就澹然三子禪真一事

一圖像似作兒態然史中炎涼好醜辭繪之辭所不到圖繪之昔人云詩中有畫余亦云畫中有詩

俾觀者展卷而人情物理城市山林勝敗窮通皇畿野店無不一覽而盡其間做景必真傳神必肖可稱寫照妙手奚徒鉛槧爲工

一此書舊本出自內府多方重購始得今編訂當與水滸傳三國演義並垂不朽西遊金瓶梅等方之劣矣故其剞劂也取梨極精染紙極潔鐫刻必掄高手鐫勘必悉虎魚誠海內之奇觀國門之赤幟也具眼當自識之毋爲鴟鳴鵩斷者所瞞

一爽閣主人素嗜奇稍涉牙後輒棄去清溪道人以此見示讀之如噉哀梨自不能釋遂相與編次評訂付梓嗣有古文華札麗曲新聲膾炙人口者若干卷未行于世併欲災才以公同好先以此試一鑿云

一史中圈點豈曰饒觀特爲闡奧其關目照應血脉聯絡過接印證典核要害之處則用○或清新俊逸秀雅透露菁華奇幻摹寫有趣之處則用○或明醒警拔恰適條妥有致動人處則用、至于品題揭旁通之妙批評總月旦之精乃理窟抽靈非尋常剿襲

禪真逸史總目

- | | | |
|------|---------|---------|
| 第一回 | 高丞相直諫闢邪 | 林將軍急流勇退 |
| 第二回 | 鍾愛兒圓慧出家 | 梁武帝金鑾聽講 |
| 第三回 | 林長老除孽安民 | 丘縣尹薦賢禮釋 |
| 第四回 | 妙相寺王妃祝壽 | 安平村苗二設謀 |
| 第五回 | 大俠夜闌降盜賊 | 淫僧夢裏害相思 |
| 第六回 | 說風情趙尼劃策 | 赴佛會賽玉中機 |
| 第七回 | 繡閨禪室兩途通 | 淫婦奸僧雙願遂 |
| 第八回 | 信婆唆沈全逃難 | 全友誼澹然直言 |
| 第九回 | 害忠良守淨獻讒 | 逃菑難澹然遇舊 |
| 第十回 | 貪利工人生歹意 | 知恩店主犯官刑 |
| 第十一回 | 彌勒寺苗龍敘情 | 武平郡杜帥訪信 |
| 第十二回 | 都督巧計解僧頭 | 守淨狠心驗枕骨 |

- | | | |
|-------|---------|---------|
| 第十三回 | 桂姐遺腹證佳兒 | 長老借宿擒怪物 |
| 第十四回 | 得天書符救李秀 | 正夫綱義激沈全 |
| 第十五回 | 倭子妙相寺遭殃 | 奸黨風尾林中箭 |
| 第十六回 | 奪先鋒諸將鬥勇 | 定埋伏陳玉鏖兵 |
| 第十七回 | 古嶠關啜守存孤 | 張老莊伏邪飯正 |
| 第十八回 | 梁武帝復諫納降 | 虞天敏感妻死節 |
| 第十九回 | 司農忠憤大興師 | 梁武幽囚甘餓死 |
| 第二十回 | 都督冥府指翁孫 | 阿醜書堂弄師父 |
| 第二十一回 | 竊天書後園遣將 | 破妖術古寺誅邪 |
| 第二十二回 | 張氏園中三義俠 | 隔塵溪畔二仙舟 |
| 第二十三回 | 清虛境天主延賓 | 孟門山杜郎結義 |
| 第二十四回 | 伏威計奪勝金姐 | 賢士教唆桑皮觔 |
| 第二十五回 | 遭屈陷叔姪下獄 | 反囹圄俊傑報讎 |
| 第二十六回 | 山徑逃踪鋤禿惡 | 黃河訪故阻官軍 |

- | | | |
|-------|---------|---------|
| 第二十七回 | 許詐降薛舉破敵 | 圖霸業伏威求賢 |
| 第二十八回 | 湯府丞中計被俘 | 杜元帥納言正位 |
| 第二十九回 | 軒轅廟蘇朴遭擒 | 延州府伏威遇弟 |
| 第三十回 | 沈蘭劫寨陷全軍 | 牛進迎街懲大惡 |
| 第三十一回 | 報讎瀝血祭先靈 | 釋怨營墳安父骨 |
| 第三十二回 | 張善相夢中配偶 | 段春香月下佳期 |
| 第三十三回 | 計入香閨貽異寶 | 俠逢朔郡慶良緣 |
| 第三十四回 | 善相破法斬馮謙 | 士開解圍推段帥 |
| 第三十五回 | 元帥兵陷苦株灣 | 衆俠同心歸齊國 |
| 第三十六回 | 雙玉人重逢合卺 | 三義俠衣錦還鄉 |
| 第三十七回 | 羅默迦肆兇受戮 | 尹氏女盡節還魂 |
| 第三十八回 | 土地爭位動陰兵 | 孽虎改邪皈釋教 |
| 第三十九回 | 順天時三俠稱王 | 宴李謬諸賢逞法 |
| 第四十回 | 禪師坐化證菩提 | 三主雲遊成大道 |

禪眞逸史 卷之一

第一回 高丞相直諫闕邪 林將軍急流勇退

詩曰：魏帝逃禪建法幢。諸臣媚主激忠良。

縱橫鐵騎人難敵。婢直金鑾氣莫當。

不肖遊田殘稼穡。英雄骯髒厲剛腸。

急流勇退眞豪傑。樂道逍遙雲水鄉。

話說梁武帝卽位以來。酷信佛教。崇尚虛無。長齋斷葷。日止一食。輕儒重釋。朝政廢弛。至天監十六年。詔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今後皆以麵易之。識者知其爲廟不血食。遍處建立寺廟。改元大通。捨身同泰寺。羣臣以錢億萬贖之。後賢有詩譏之曰：

梁武不知虛寂道。却於心外覓眞禪。

弑君篡國皆甘忍。煦煦求仁奚裨焉。

梁武帝於大通十一年正月。勅禁城內造一大寺。名曰妙相寺。極其壯麗寬敞。頒詔天下。

文武官員薦舉材德兼全高僧二員爲本寺正副住持。消息傳入東魏來時。魏主臨朝聞奏梁主建寺招僧捨身作善一事。暗暗稱羨。問侍臣道：「朕亦欲洛陽城外做梁主所爲。也創一個大利。築起浮圖。召高僧廣行法事。上祝皇太后聖壽無疆。下亦可祈黎民之福。卿等以爲何如。」衆臣等一齊俯伏讚揚道：「陛下立此善愿。上延聖壽。下庇蒼生。乃天地仁孝之心也。」魏主大喜。頒詔工部知道。擇日興工。朝內大小官員見了旨意。盡皆不悅。同聚集渤海王府中商議此事。却說渤海王乃是東魏大將軍左丞相。姓高名歡。因立清河王世子善見爲帝有功。故封王爵。賜袞冕九錫劍履上殿。當下衆官見了高歡禮畢。共稟此事。高歡低首無言。沉吟半晌。封王爵。賜袞冕九錫劍履上殿。當下衆官見了高歡禮畢。共稟此事。高歡低首無言。沉吟半晌。正與決不下。只見班部中閃出一員大將。高聲稟道：「皇上新登大寶。衆心惶惶。正宜澄心窒慾。求賢禮上。宵衣旰食。以副民望。以保金甌。今乃不明君道。反信異端。建寺築塔。勞民傷財。甚非治體。主公爲朝廷柱石。若不極言諫阻。則社稷險危。恐非大臣事君之道也。」衆官視之。却是鎮南將軍林時茂也。這將軍身長八尺五寸。碧眼虬鬚。狀貌魁偉。膂力絕倫。猿臂善射。箭不空發。使一枝方天畫戟。無一個對手。能騎劣馬上陣如飛。立性鯁直。臨事不苟。妻戈氏甚相恩愛。蚤亡。誓不再娶。昔曾隨高歡出征典爾朱世隆大戰。高歡兵敗。爾朱世隆率軍趕來。林時茂匹馬截住。世隆部下六員健將。岳銘。程廷錫。王驕。陶釗。爾朱世甯。爾朱敬。一齊來戰。林時茂獨

戰六將。一戟將爾朱敬刺死回陣。五將奮怒力追。林時茂又回身一箭。將程廷錫射於馬下。翻身又戰四將。爾朱世隆在土山。指麾衆軍。重重圍裹。林時茂撇了四將。一馬奔上土山。勢如猛虎之入羊羣。無人敢當。被他直殺上山頂。爾朱世隆措手不及。林時茂箭到。早中左足。翻身落馬。衆將校拚死救出。四將亦不敢戀戰。救護主將而去。因此高歡得脫大難。班師之後。重加擢用。陞爲鎮南將軍。參贊軍務。次後屢建大功。不能盡述。當日高歡聽了林時茂之言。心下大悅。道：「將軍所言。甚合孤意。明日早朝。必當面稟皇上。如不聽孤言。只索掛冠而去。」衆官俱各歡喜。散訖。次日魏主臨軒。百官齊集。有詩爲證：

龍煙日暖紫重重。宣政門當玉殿風。

五刻閣前卿相出。下簾聲在半天中。

文武臣僚。皆隨着渤海王高歡。朝見已畢。高歡俯伏金塔奏事。魏主令內侍扶起。欽賜坐下。其餘宰臣侍立丹墀。高歡道：「臣昨見聖諭。欲建寺築塔。延召僧衆。不知陛下聖意將欲何爲。」魏主道：「皇太后年高多恙。朕欲創寺召僧。廣修善事。爲太后祝壽。以盡人子之心耳。」高歡道：「陛下爲皇太后祝壽。此乃堯舜之心。但壽算在天。非釋氏所能延。孝道在人。亦非佞佛所能盡。皇上聰明睿智。豈不聞帝王之孝。有虞舜可師。文武可法。布衣之孝。有聖門曾閔。賢

士奇萊皆未嘗諂佛修行以爲善事。若夫持齋誦佛造寺粧金乃異端惑民之術。非聖主所宜留心也。若尊釋教以爲孝則舍本而務末矣。」魏主道：「朕聞藏經有云：『一人成佛九族昇天。往生淨土能超萬劫。』」又云：『帝王相繼以治天下皆緣羅漢托生。』可見佛力無邊爲三教之首。相國反言其異端惑民恐非確論。」高歡道：「陛下身登九五務要清心寡慾親賢遠佞成就聖德何故信此虛浮妄誕之教以爲修善也。必有奸黨蠱惑聖聰者。」臣請爲陛下解之。夫佛氏崇尚虛無絕滅人倫悖逆天理誤天下之蒼生者也。人稟陰陽之氣則生生化化終始不窮理所必有假令盡皈佛法則滅而不生人無遺類成何世界。世俗子女難育故藉佛老之教以冀延旦夕之命出乎不得已諒非其本心也。雖云扳緇削髮而男女之欲人孰無之不能遂其所願輕則慾火煎熬憂思病死甚且踰牆窺隙貪淫犯法而不之顧。至於佛會之說其惡尤著。科歛人財聚集男女陽爲拜佛看經暗裏偷情壞法傷風敗俗紊亂綱常莫此爲甚。其罪一也。天地生物以滋養人羣若從釋氏戒殺之說則獸蹄鳥跡充斥宇宙魚蟲鱗甲填滿江河人生又何賴焉。此堯舜之所焦勞而治者也。坐關實無罪之囚講經爲聚物之藪持戒者是貪官污吏懺悔之私門削髮者乃強暴奸頑避罪之活路。聖人爲民立教仕祿於朝農耕於野商趨於市工習於藝莫不盡心殫力以資國家之用。惟此緇禿暖衣飽食遊手好閑口誦彌陀心

藏荆棘。蠹國害民。又莫此爲甚。其罪二也。凡人旣脫紅塵。以皈淨覺。則宜布衣蔬食。隨緣而足。今之沙門。貪鄙萬狀。有如叩頭乞食。剝肉點燈。屈膝橋欄。匍匐途路。沿門打坐。送渡求錢。此喪廉失恥。僧而乞丐以求富者也。書符咒水。請聖參禪。慣分緣簿。善說因果。搖唇鼓舌。此僧而幻術以求富者也。譚禪說法。塑佛印經。遠寺建庵。修橋砌路。此又假公營私。托善緣以濟所欲者也。至於涉險履危。梯山航海。賤入貴出。貿易開張。能思善算。以罔天下之利。此又僧而商賈者也。更若鑽倉掘洞。鼠竊狗偷。據山擄掠。謀財害命。喪心肆惡。此則僧而賊盜者也。又若鬼計神謀。爭田奪產。倚官托勢。賄賂公行。爭訟以求必勝。圖謀以期必得。博奕賭錢。酗酒宿娼。逞無厭之欲。以爲師徒衣鉢計。此則僧而貪婪奸險。持詐力以亂天下者也。僧爲世蠹。又莫此爲甚。其罪三也。負此三大罪。重佛何爲。臣素奉教於賢人君子。振綱肅紀。崇正闢邪。乃聖帝明王相沿之法。釋教之謬。實所未聞。臣愚戇冒瀆天聽。伏乞聖渥。魏主聞奏。微笑道：「朕聞相國所言。已洞見縉流之妄。但佛稱三教之魁。何也。往往顯靈護國。闡法濟民。亦似有益於人世。相國不可不察也。」高歡道：「臣聞上古聖主御世。惟以仁義爲重。君臣敦睦於上。人民親愛於下。故熙皞之治成焉。彼時佛老不尙。何助國濟民之有。世祖永平年間。專尙釋氏。遠近承風。無不佞佛。十數郡中。共有壹萬叁千餘寺。後梁將陳慶之進兵滎陽。一路縱火。燒掠殆盡。佛苟有靈。

何不顯身救護。而使濟民利國之身。化成灰燼。可笑世間愚夫愚婦。不辭跋涉艱難。遠出燒香。邀福求祥。至於登山遇虎狼之噬。渡海遭風濤之溺。損軀喪命。悔恨無及。佛若有靈。又何不預先警覺以救之乎。設以此二端。問彼愚人。彼必委之以數。夫既有一定之數。則事佛又何益焉。蓋禪教易以惑人者。生前談果報之因。死後論地獄之苦。富貴而修行。必獲來生祿壽。貧窮而敬佛。能消往昔冤愆。女可轉男。禍堪爲福。猶恐智士達人不尊其說。故諺云。『謗經毀佛。必墮阿鼻。』立此危言。以愚心志。舉世受其迷妄籠絡而不覺。可勝嘆哉。固亦有英雄杰士。功成名遂。而懷鳥盡弓藏之慮者。寄跡禪其遊遊雲水。效子房之辟穀。倣口社之參禪。此明哲以保身。非實崇事於三乘也。陛下萬民之主。社稷安危所係。正宜肅綱紀。正百官。承天順民。創制立法。垂訓百世。以爲子孫不拔之業。豈可尊奉夷教。勞疲弊之民。靡費脂膏。構無益之寺乎。臣切爲陛下不取焉。」魏主大悅道。『若非相國良言。幾被衆佞所誤。煩卿傳示諸臣。朕卽繳旨。不復建寺矣。』高歡謝恩出朝。當晚聖旨批黜近臣二員。田有思。鄔泮。削職爲民。永不錄用。朝野盡皆相慶。遍處播揚高丞相。林鎮南有回天之力。因此林時茂。易聞四海。人人敬仰。止有高歡世子高澄。心下不足。暗成仇阿。看官。你道高澄爲何不足。林時茂。原來高澄爲人狠毒。性如烈火。酒色財氣。博弈遊獵。無所不至。侍妾數十。稍不如意。輒致之死。家丁僮僕。打死無算。高歡每

教訓。只是縱性不改。極好阿諛奉承。凡是逃亡死命。無籍之徒。投他府中。盡皆收用。這一班人。狐假虎威。殘虐百姓。遠近人民。無不嗟怨。因父親稱揚林時茂材能。暗裏不服。偏要滅他威風。忽一日。正逢初夏天氣。四月初旬。到處村鄉田麥成熟。高澄帶領一班棍徒。擎鷹逐犬。擊鼓鳴鑼。騎着高頭駿馬。逕往東門外打獵作耍。凡是高山峻嶺。無不遊遍。闋至一山。名繫舟山。乃大禹治水時。曾繫舟於此。山邊有一石如環軸。故名繫舟崑。滿山樹木。遍嶺藤蔓。十分嶮峻。但見巍巍萬丈。疊疊千層。四圍翠柏參天。遍嶺蒼松蔽日。翠柏上但見猿呼。蒼松頂惟聞鶴唳。昏沌沌雲封山岫。黑沉沉霧鎖山巒。秦棘裏虎狼逐隊。草叢中狐兔成羣。鳴鳴咽咽。山禽鳴古樹高枝。習習瀟瀟。嵐氣吐巉岩幽壑。深林蔚秀。從教健翮飛騰。大麓寬平。一任良材馳騁。驚心處無非水怪山妖。觸目間盡是閒花野草。只見潺湲飛瀑布。屈曲路峻嶮。不聞雞犬之聲。罕見行人之跡。正是攀藤附葛。猶難上。踈險登危路。怎行。

却說衆人打攢趕上山頂。放鷹逐犬。正打圍之間。見一隻大白鹿。睡在草內。衆人吶喊捕捉。那白鹿失驚跳起來。衝開人。逕往山下奔走。真個是疾同鷹隼。快似流星。高澄喝衆軍士放箭。內中有一個善射的弓弩手。連忙彎弓搭箭。覷清射去。正中白鹿背上。這鹿帶箭負疼。沒魂的亂竄。一直趕到山下田畝裏。高澄與衆人騎馬一齊趕來。追得這鹿慌了。一味地亂滾。將這

田內結成的麥子，盡皆滾倒。約有一二十畝寬闊。衆人那裏肯捨，不顧人田麥，吶喊圍將攏來。鋼叉苦竹鎗，長刀大棍，併力亂戳。登時將這白鹿結果了性命。高澄卽教軍士將索細縛扛去。正要擡起，只見一人蓬頭跣足，叫苦連天。兩脚似碾車兒一般，飛也趕來。這人是誰？原來此人姓齊名德，就是本村農夫。正在沙溝裏斷蟹，隣近牧童報說此事，慌忙跑來看時，衆人兀自未散。見了這景像，不覺心內火生，腮邊淚落，捶胸跌脚，痛哭道：「天呀！這幾畝田麥，將已成熟，一家男女十餘口性命，全賴此過活。如今被你衆人踏倒了，怎生是好？」高澄怒道：「汝是甚人，敢這等撒賴無狀？軍校們着實打這廝！」衆棍徒聽得公子喝打，一齊動手，却如衆虎攢羊。將這齊德打得皮開肉綻，面腫血流，橫倒地上。高澄還嚷道：「將這廝鎖了，送到縣衙去！」此時過往人衆，見齊德受虧，俱忿忿不平。奈是渤海王世子，何等勢耀，誰敢向前？只得遠遠站立，觀望。互相唧噥道：「沒天理！這時候雷公那裏去了！」正在喧鬧之間，只見林時茂騎一匹黃馬，隨着蒼頭，因往城外訪友，打從繫舟山前經過，見這夥人喧嚷，問蒼頭：「這是甚麼人在此廝鬧？」蒼頭打一看時，覆道：「高公子領着軍士，打一個村夫。」林時茂就下馬來，見高澄禮畢，問：「公子爲何打這村人？」高澄道：「林將軍，你不知道，這狗才無狀，不識尊卑，辱言穢罵，因此打這廝。」林時茂又問齊德道：「你這村人，爲何不知上下，辱罵高爺？若送官司，罪責不小。」

「齊德大哭道：『老爺呀，你只看這些田麥就是了。』」林時茂擡頭看時，見滿田麥子，盡皆踴壞。驚道：「這却爲何？」齊德道：「小人滿家男女，全靠此田麥過活，被高爺帶這夥不達事的軍士，因捉鹿放馬，將小人麥子盡情踴壞。如今麥已成空，又被痛打，不如就死也罷。不然，日後免不得做個餓死鬼也。」說罷，號啕大哭。林時茂聽說，激得怒氣冲天，嚷道：「高公子忒沒分曉，他的田禾被你人馬踏壞了，人若無糧，豈不餓死？他來哭訴，出乎不得已，你們知事的，就當賠償安慰他纔是。爲何反打他這般模樣，忍心害理，不體民情？」高澄罵道：「你這狗職，也與村牛一樣，汝在我父王麾下爲將，是何等樣擡舉，你得到今日，不思報本，反與村牛分疏，抵觸俺，可惡可惡。」衆棍徒一齊嚷道：「這是甚麼鳥官，敢來觸犯公子。」林時茂罵道：「都是你這夥無籍棍徒，引誘公子，明日對丞相面講，把你這干人盡行驅逐，方豁俺胸中之忿。」高澄喝衆人：「與我打這廝。」衆軍士見說，素知林時茂手段高强，都不敢動手。林時茂發話道：「今日不與你角嘴，明日早朝後，同你到會議堂高爺處說個明白。」回頭分付齊德道：「你且去，俺明日將些銀兩賠償你便了。」齊德磕頭道：「深謝老爺恩德。」爬起來一步一跌，叫苦連天的自回去了。林時茂策馬帶蒼頭向西而行。這高澄帶領軍士扛着大鹿，慢不爲意，一頭笑一頭罵，也進城中去了。衆人領賞散訖，次日林時茂同衆官早朝已罷，齊赴會議堂，參見高

歡共議朝政。至已時皆散。高歡將欲退堂。林時茂向前道：「總參有事稟上主公。」高歡問：「有何事說？」林時茂將高澄打獵踏壞民田。打傷齊德之情。從頭至尾細說一遍。又道：「公子終日遊蕩。不理正務。淫人妻女。僭人產業。爲害不淺。不知何處尋來一夥無籍惡少。引誘公子。無所不爲。若使聖上聞知。主公面上須不好看。速宜把這班棍徒流徙邊遠。曉諭公子改過。不惟主公之幸。天下亦幸甚矣。」高歡聽罷道：「孤已知道。將軍請回。」林時茂拜辭自回。高丞相上轎回府。廳上坐定。喚管門官進來問：「公子在外一向作何事業？」管門官道：「公子在府則攻書史。出外則習弓馬。並無他事。」高歡怒道：「總是你一班蠢材蒙蔽引誘。若不直言。先斬汝首。」管門官見丞相發怒懼怕。只得跪稟說：「公子近來與一夥花拳綉腿。無賴之徒。終日飲酒作樂。出獵遊戲。常打鄉村百姓。壞了田中禾稼。吃了人家雞犬。這些百姓一來感老爺德政。二來懼老爺法度。敢怒而不敢言。街坊上亂紛紛說公子的過失。此事是實。餘者不知。」高歡將管門官喝退。當下怒髮衝冠。坐在堂上。午牌時分。只見高澄醉醺醺回來了。高歡罵道：「你這畜生。在外做得好事。若非林總參稟知。幾被汝所誤。喝令軍士拿下斬首。」原來高歡的軍令極嚴。衆軍士不敢不遵。只得將高澄鬆鬆縛了。且未動手。早有人報入衙裏。只聽得噹地一聲雲板響。傳出堂來。夫人請老爺議緊要話。高歡帶怒退入私衙。原來這高歡的夫人